

红芋

我不吃红芋。媳妇上街捎回来几块烤红芋，被我随手扔进了垃圾桶。

那是几块品种改良后的红瓤红芋，烤制专业，软面稀溜，香味也还正宗。可我没有一点食欲。30 多年了，我一直不能看见这东西，胃里泛酸。

红芋，又名红薯，也称地瓜，红芋是豫东人的叫法。这东西产量高，一亩地能刨六七千斤，既当粮又能当菜，还能衍生变化出很多再加工产品，如红芋干、粉面子、粉条、粉皮。

从有记忆开始，红芋就与我寸步不离。我是“60 后”，出生在豫东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子，这里属于黄河冲积平原，土质肥沃，年降水量平均，无久旱亦无大涝，宜居耕种。可在那个生产力低得可怜的年代，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大豆、芝麻产量不过百八十斤，养活不了人。

为了填饱肚子，生产队会拿出一半以上的土地种植红芋，或鲜贮或晒成红芋片子，一年的温饱就指望它了。每家都有红芋窖，可如果窖存不好，霉烂了，那就只有向四邻借粮了。家家都不宽裕，借粮的难度和滋味可想而知。那时候，家里有个大红芋片甏子，意味着当年温饱问题不发愁了，出门走路都是昂头挺胸，非常自信。

每年入冬至来年开春，红芋、红芋面饼子永远是馍筐里的主角。甏里的红芋、甏子里的红芋片子，要按照日子来计量分配，每

天吃多少，必须计算好，免得开春闹饥荒。冬天，没有农活，为了省粮食，日子过得紧巴的人家，就三顿饭改成两顿，晚饭基本不吃，早早睡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

与缺粮紧紧相伴的是缺柴火。树叶、麦茬、豆秸、芝麻秆，凡是能烧的基本划拉干净。村庄给我的记忆，就是干净，地上连个树叶都找不到。烧的不宽裕，做饭就得犯考虑了，首先得省柴火。早晨做饭，家家都是烩红芋，红芋放灶锅下层，中间放篋子，篋子上摆红芋面饼子，间杂放几碗凉水，大锅盖一扣，一锅齐活儿。红芋熟了，饼子透了，几碗凉水也热了，柴火就这样省出来了。

在豫东，很多方言土语都是在困难的日子里凝练出的精华。早、中、晚三顿饭，各有特色称谓：早饭，叫喝糊涂（稀饭）；午饭，直接说吃面条子；晚饭，外地人更不知所云，曰“喝茶”。一天三顿饭都是稀汤寡水，吃的再多，不扛事，两泡尿下去肚子也跟着瘪了。尤其这喝茶，是没有茶叶的，豫东人管白开水叫茶。就是这样的一日三餐，也是好多人家的奢望，比顿顿吃红芋强太多了。谁家偶尔吃个汤面条，多滴几滴香油，半个村子都能闻见。

天天吃烩红芋，肚里缺油水，胃里泛酸。但除了红芋，其他的副食品基本没有，肉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次，蒸几甏子白面馍，是留着待客用的。红芋是那个年代饭碗里唯一的主粮，霸占着家家户户的饭桌馍



筐。“红芋汤，红芋馍，离了红芋不能活”，40 岁以上的豫东人都知道这句经典顺口溜。

红芋伴我走过童年，走过青春。直到土地承包，分田到户，粮食产量成倍增长，家里粮食甏子像个小山，红芋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退出独霸多年的馍甏子。

如今，村里几乎不再栽种红芋，嫌麻烦，费劲，没有种玉米、小麦省力气。家家饭桌上也难寻觅红芋的影子，红芋成了稀罕东西。

不可否认，我是吃红芋长大的，红芋在我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30 多年后再看见红芋，我依然不喜欢它，甚至从骨子里有一种恐惧感。是我忘恩负义？我不知道。

或许，当初的过分依赖，对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。

（鲁豫 郸城县公路局）

我和舞蹈

早上看了一个故事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热爱做一件事，那么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会坚持；如果你的热爱还不够强烈，那么因别人说过的一句话而改行，那也算别人做了一件好事。

是啊，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经历。我二十四岁开始接触舞蹈，进行基本功训练。当初去报名交费的时候，舞蹈班老师让我再考虑考虑，但我还是毫不犹豫交了学费。与现实相比，也许我更相信自己的毅力和热爱的程度吧。很快，我融入了小我十多岁的孩子的圈子，和她们一起学习，练基本功。我深刻地记得当初的感受，每一次从练功房出来，我都觉得像是做了一次产妇，甚至觉得比做产妇还痛苦，但我心里觉得很快乐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痛并快乐着”吧。我每次都特别期待去学习，每一次学习都特别高兴，总想让课时延长一点，再延长一点。后来，我也遇到了很多麻烦，比如路途远、天气变化带来的诸多不便，比如外界人评判的眼光，比如一些专业人士的评判，比如有些人说我只知道刻苦，不知道笼络关系、走捷径。这些都曾在我心里深深地留下过烙印，但我还是坚持着，我相信自己。

一转眼，两年即将过去，看到自己通过努力所取得的成绩，我很欣慰。我没有走捷径，没有托关系，也找到了相关的工作，考取了证书，因此我更相信，先打造自己比先攀附关系更重要。渐渐地，也有人说我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因此，我更相信勤能补拙，努力就有突破。现在偶尔想起那个说我不知拉拢关系的人，就觉得很可笑，品尝着自己踮起脚尖摘取的果实，是多么快乐、安心和自豪。我没想过一定要取得多大的成绩，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也没想过要和谁攀比，要胜过谁，只想认真做事，踏踏实实地往前走。

未来的路上，我想我会依然如此，不问结果，只求安心。

（王卫霞 郸城蓓蕾艺术学校）



冬日里的一缕温情

晚上九点多，从饭店吃完火锅出来，外面嗖嗖的冷风和屋内腾腾的热气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拉上拉链，戴上帽子，裹紧围巾，仍然感觉寒气逼人。我一边在心里默念“出租车快快来”，一边朝前走着。走了一会儿，看到一辆三轮车，我伸手去拦。三轮车停了下来。我拉开车门，见车内坐的有人。我迟疑着，只听车上的人说：“快上来，这大冷的天，别冻着。”

上了车，我告诉司机师傅我的目的地，师傅将车子调了个头，朝我说的方向驶去。这时我才看清，车上坐着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军绿大衣盖在身上，怀里还抱着个暖宝宝。看到我在打量她，中年妇女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天冷，外面又黑，我丈夫一个人跑车，我不放心。我在家也没什么事情，就陪着一块儿了，和他做个伴，聊个天……”

我很快就到家了，下车时，中年妇女为我打开车门，说：“小心别碰到头，天黑，你慢走。”我下了车，向她道声“谢

谢”，并关好车门。下车那一刻，我听见司机说：“老婆，今天就跑到这儿，天冷，我们去洗个澡，早点回家……”我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行驶在夜幕中的三轮车，想起那夫妻俩温暖感人的话语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，耳边还回荡着那夫妻俩暖人的话语。闭上眼，一幅画面闪现在脑海中：寒冷的冬夜，街上跑着一辆三轮车，三轮车里妻子陪着丈夫，丈夫拉着妻子载着乘客。车外是寒冷的，车内却是温暖的。

想起那些因琐事生气，动不动就闹离婚的夫妻；想起那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；想起那动不动就大骂出口、大打出手的夫妻……三轮车上的夫妻，他们并不富有，他们并不浪漫，他们很平凡，他们生活得很平淡，但他们生活得很真实，很温暖！

想起三轮车上的那缕温情，这个冬天不再冷。

（范娜娜 扶沟县人民法院）

有些疼痛 只有妈妈知道

近日，三岁的女儿口舌生疮，连吞咽口水都疼痛无比，不停地指着嘴说疼，夜间亦时不时被疼痛惊醒。伴着哭声，我只有轻轻安抚，谁想她愈哭愈疼。看着她难受的神情，我也感同身受，心痛异常。如此无数遍地哄唱，使出浑身解数劝慰她，她终于平静下来，慢慢地进入梦乡。然而，我却无法入睡了，想着女儿被疼痛折磨，每日还需要喝三四种苦得令我都战栗的药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不想此时，妈妈打电话来询问情况，听得我电话中声音的异样，百般劝解后，跟我讲起小时候我生病的情形。那个时候，爸爸在县城工作，身为乡村教师的妈妈独自一人带着我们在乡里工作生活。年幼的我每次夜里发高烧，妈妈都是抱着我徒步几里地去邻村的卫生所看病打针。有一次夜里，刚下过雨，有一段洼路被水淹了，妈妈抱着浑身发烫的我，蹚过漫至大腿的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焦急赶路。其实，妈妈是个胆小柔弱的人，但那时却是坚强的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村里的孩子因为发高烧就医迟被拖成脑炎的不少，妈妈对我疾病的担心，战胜了月黑风高，战胜了脆弱的女人心性。最让妈妈痛心的，是我一岁多的时候被开水严重烫伤那次事故，直到现在，妈妈讲起来亦是泪眼婆娑。严重的烫伤，导致刚刚学会走路的我无法下地行动，小小的我疼得撕心裂肺地哭。妈妈每天陪着我，给我涂厚厚的黑色药膏，腿上脚上都是黑乎乎的。每次换药，妈妈看到我红艳艳的大片烧伤，都不忍直视，但都忍泪坚强面对，自责隐忍。

幼时那次烧伤事故，给我留下了小腿和脚面大片的伤疤，但我现在对这件事已经完全没有记忆，更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痛感，但在妈妈心里却是永远抹不去的伤痛。妈妈总会告诉如今当了妈妈的我：父母养孩子哪个不经历几次心惊肉跳啊，一声“妈妈”可不是这么容易应的啊！

第二天一早，妈妈便赶来看我们，我还责怪她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没有必要大老远地坐车赶来。妈妈只是说，不看看不放心，看了没事就放心了。目送妈妈回去，看到妈妈日渐佝偻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才发现妈妈是越发瘦了，依稀有斑驳的银发。

有网友调侃“有种冷，叫妈妈认为你冷”，其实还有一种疼痛，只有妈妈才能感知。

（杨芳芳 周口市区联社）

